

《里昂人路易丝·拉贝作品集》中的双性同体形象

马雪琨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英国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将双性同体概念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双性同体从此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概念,成为当代女性用以反抗男女两性二元对立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武器。法国女诗人路易丝·拉贝本能地拿起这一武器,在其《作品集》中刻画了一系列双性同体形象,借此强调男女两性的统一,为女性写作行为进行无罪辩护,体现了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路易丝·拉贝;女性主义;双性同体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20)05-0107-05

0. 引言

路易丝·拉贝(Louise Labé, 1524-1566)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流传至今的作品仅有一部《里昂人路易丝·拉贝作品集》(*Euvres de Louise Labé Lionnoize* 1555,以下简称《作品集》)。该作品集由5部分组成:《卷首献辞》《疯神与爱神的辩论》(以下简称《辩论》)、《诗歌集》(3首哀歌和24首十四行诗)、《不同诗人写给里昂人路易丝·拉贝的赞诗》(以下简称《赞诗》)和《国王的出版特许证明》。拉贝作品的语言简洁却不肤浅,用词直白却不流于艳俗,其中所流露的感情炙热、直叩读者心灵,她因此被誉为“法国最伟大的女诗人”(Senghor 1955: 113)和“法国的萨福”(De Sauvigny 1773: 67)。

《作品集》带有非常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从文本的遣词造句到全书的布局,从《卷首献词》中的女性呐喊到《辩论》中的角色设定,都表现出女性对平等的追求和对社会不公的抗争;《作品集》中阴阳人和女战士的形象颇为突出。借助当代女性主义的双性同体理论观照《作品集》中拥有“女人身、男人心”的反常规女性形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阐释《作品集》,了解拉贝的女性主义诉求和她的反抗精神。

1. 从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到双性同体

从古至今,人们习惯于通过一系列二元对立来定义描绘世界秩序。二元对立的体系被运用于天地万物,也包括人类。男性与女性被视为两极,比如天父地母,而女性在这种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低于男性。男性拥有女性所没有的阴茎,因此男性认为女性在某些方面不完整、有缺失。男性的社会角色在家庭之外,主动且积极进取,所以男性“从高、从右、从外”;女性被动消极,只能接受,适合待在家中,因此女性“从低、从左、从内”,成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缄默群体(Mathieu-Castellani 1998: 26)。在当代女性主义者看

来,基于男性与女性性别上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是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男性用来压迫女性的工具,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对女性的限制。二元对立将所有事物都置于一种等级关系中,并赋予其一个中心。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占据了中心,并将女性贬为对立的他者。打破男女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体系进行解构,成为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着力点之一。于是,双性同体这个自古即有的原型或符号进入了女性主义者的视野,成为她们用以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武器。

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言,最早使用双性同体概念的是英国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借用了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观点:“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转引自Sutapa 2009: 172)。她通过伦敦街头男女青年一起搭乘出租车的场景,阐发了双性同体思想,并指出成功的作家应当是融两性于一身,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

继伍尔夫之后,法国女性主义者对双性同体概念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她的双性同体理论从精神分析研究中找到科学性的支持。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天生是双性的,“人体结构一定程度上的两性畸形是常见现象,在每一个正常的男性或女性个体中,都能发现异性器官的痕迹”(转引自Strachey 1971: 28)。只不过在随后的进化中,这种双性天性被单性所取代。弗洛伊德利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同性恋现象,认为同性恋是有些人在精神层面上保留了生物的双性天性,他反对纯女性或纯男性的观点,认为“纯男性和纯女性仍然是不确定内容的理论建构”(Freud 1986: 258)。荣格关于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的分析也论证了同一问题,即“任一性别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异性所

占据”(荣格 2011:139)。弗洛伊德、荣格精神双性同体观点与女性主义解构男女两性对立的要求不谋而合。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一种语言和社会建构。虽然人从生理上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但这并不妨碍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心理性别,甚至更进一步,如伍尔夫笔下的成功作家一样,融两性于一身。人们根据自己的性器官选择做男性还是为女性,这不是自然而然是社会的要求。父权制教导人们要成为纯男性或纯女性,并以性器官为标准建立起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一点正是女性主义者所要反抗的。西苏的双性同体理论也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解构主义要求消解中心和本源,颠覆二元对立,“在传统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强暴的等级关系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总是统治着另一方,要解构这一对立面,首先就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将这种等次关系加以颠覆”(Derrida 1981:41)。解构主义为女性消解性别压迫和等级对立提供了哲学基础并指明了道路,女性反抗男性中心主义,首先要颠覆男女之间的等级关系,摒弃以男性为中心的男女二元对立。

在这一背景下,西苏提出了她的双性同体理论,认为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这种双性并不消灭差别,而是鼓动差别,追求差别,并增大其数量”(转引自张京媛 1995:199)。在这种双性同体中,两性都不会被剥夺,也不会被压抑,它们同时存在,也同样被承认。西苏认为她的文本中有男性的一面,因为男性气质也是她的一部分,“我什么都要。我要我的一切和他的一切。我干嘛要从自己身上剥夺我们的一部分呢”(同上:207)。西苏借用弗洛伊德关于双性同体的观点,声称尽管男性因为害怕阉割而放弃了双性同体,但女性并不一定也要这么做,女性更愿意去赞美自己身上存在的男性气质,因为她了解自己身体里的真相。她体验到自己身体中另一性的存在,因此清楚地知道父权和男性中心主义是一种谬论。西苏的双性同体理论反对男女两性的对立,追求男女两性在个体身上的统一。在这一状态下,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虽然这两种气质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可以被统一在一个整体中。

女性主义者们提出双性同体的概念,通过论证个体身上男性与女性的统一,消解男性与女性的对立。虽然二元对立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二元分离开来,将其视为一个主导另外一个的等级概念。每一个二元对立都有统一的可能,正如人

性中有善有恶,灰色由黑白组成,双性同体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统一起来。在双性同体状态下,性身份消失,与之相伴的斗争与统治也将消失,留下的只有完整的个体。双性同体理论因此成为当代女性主义者反抗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压迫的一大武器。虽然该理论诞生于当代,但女性运用双性同体形象反抗父权制的做法却由来已久。早在四百多年前,拉贝就已经尝试使用双性同体形象,试图将男女两性统一起来,为女性写作的行为提供无罪辩护,在《作品集》中刻画了一系列双性同体形象。

2. 《作品集》中的双性同体表征

自古以来,男性要求女性谦逊、缄默和顺从,《作品集》却突出刻画了一些违反男性期待的女性形象。无论是神话中的人物疯神(Folie)、塞弥拉弥斯(Sémiramis)、阿拉克涅(Arachné)、狄安娜(Diane)、俄诺涅(Oenone)与美狄亚(Médée),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布莱德梦(Bradamante)和玛菲莎(Marphise),抑或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萨福(Sappho),她们都展现了男性品质或某种反抗精神,具有明显的双性同体特点。

首先,《作品集》中最明显的双性同体形象就是阴阳人,《辩论》和《诗歌集》中都有对阴阳人的描述或影射。在《辩论》中,拉贝直接引用了柏拉图阴阳人的概念,“女人柔情小意地对待他,带给他快乐,或者温柔地约束他,以免他劳累过度而影响身体健康。女人可以赶走他的烦恼,有时甚至可以阻止它们出现。她可以让他平静,让他变得温和,照顾他,不论他身体健康还是疾病缠身。女人让他拥有两个身体、四个手臂、两个灵魂,比柏拉图《会饮篇》中最初的人还要完美”(Labé 1985: 313;以下此书引文仅标注页码)。拉贝用“完美”一词来描绘阴阳人,认为男女两性的结合能让人类回归初始完美的状态。在《诗歌集》中,拉贝还以一种就当时而言相对新颖的方式重新处理了这一主题,她在十四行诗第7首中写道:“当轻盈的灵魂离开身体而去/所有生物在我们眼前死去/我是身体,你是它最美好的那部分/你究竟在哪里,哦,我深爱的灵魂”(375)。诗中的“我”代表女诗人,“你”代表男性爱人。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盛行,柏拉图认为最初的人类分为男人、女人和阴阳人。他对阴阳人的定义是两个人、两个身体和两个灵魂之间的结合。但在拉贝笔下,这种结合变成了诗中一个身体和一个灵魂的结合,在女性诗人的身体中存在一个男性爱人的灵魂。这不正是当代女性主义者们所描绘的两性同体状态吗?《诗歌集》第18首十四行诗中也出现了阴阳人的意象,“于是我和你都有了双重生命/在自己和对方

身体里生活”(386)。“对于拉贝同时代的人来说,形容词‘双重’几乎必然是在影射阴阳人这一虚构人物”(Muller 1999: 66)。诗中相爱的双方因为爱情合二为一,回到了初始的阴阳人状态,从而拥有了双重生命,每个人都是既生活在自己的身体也生活在对方的身体里。卡穆弗(Kamuf)将拉贝诗歌中的“双重生命”视为女性主义中男女两性对话的模板,将拉贝这位16世纪的原型女性主义者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联系起来(Jardine & Smith 1987: 96)。在《作品集》中,处于阴阳人状态下的“我”和男性的“你”存在于同一个身体中,男女两性不再对立,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一种乾坤并建、阴阳相合的统一体。

其次,萨福是《作品集》中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双性同体形象。“在拉贝创作《作品集》的时候,萨福好几首比较重要的诗篇已经被出版和评论,引发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活动……欧洲对这位希腊女诗人的重新发现激起了模仿、翻译的热潮和各种反响”(Lazard 2004: 112)。对于拉贝来说,在自己的作品中重现萨福的形象不仅是当时流行的潮流,更是因为萨福是人类最早的女诗人之一,她是一个具有男性特征的女子——一个双性同体的代表。这位古希腊女诗人从古代起就声名远扬,一直以来,人们将其视作抒情诗歌的象征和陷入毁灭性爱情的女性象征,“在完美的艺术中,萨福将所有那些作为一个女人——爱情中的女人所享有的荣誉和遭受的痛苦意义,加以记录、再造、压缩,提高到抒情诗的水平”(萨福 2014: 1)。矛盾的是,作为女性象征的萨福却同时被打上了“男性”的标签。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因为萨福的诗歌表现出她对年轻女子的热爱,人们怀疑她有同性恋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写诗原本被视作男性特有的能力(Huchon 2005: 84),而萨福却能够创作如此出色的诗句。拉贝在文本中暗示了萨福男性的一面,她在《辩论》中列出一份“杰出诗人和哲学家”清单——“俄耳甫斯(Orphée)、缪塞(Musée)、荷马(Homère)、利勒(Line)、阿尔塞(Alcée)和萨福(Saphon)”(321)。拉贝借阿波罗(Apollon)之口,将萨福与其他著名男性诗人和哲学家相提并论。仔细观察名单,我们会发现:该名单以俄耳甫斯打头,以萨福结尾,俄耳甫斯象征男性诗人,萨福象征女性诗人,名单首尾呼应。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拉贝列举的这份名单中,俄耳甫斯、缪塞、荷马、利勒、阿尔塞,这些男性人名都是以“e”结尾。法语词末的字母“e”具有阴性意义,在集体潜意识中,人们倾向于认为以“e”结尾的名词和形容词是阴性。但这些以“e”结尾的姓名却是男名,而名单中唯一不以“e”结尾的人名,恰恰是女名。拉贝试图通过这一细节,

突出萨福“男性”的一面。正如贺拉斯用“男性”一词来修饰萨福,拉贝将萨福描绘为一个以女子身行男子事的杰出女诗人。

最后,《作品集》还描绘了其他一些女战士形象。塞弥拉弥斯是《作品集》中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她同时出现在《辩论》和《诗歌集》中,是哀歌1的中心人物。塞弥拉弥斯作为传说中的巴比伦(Babylone)女王,在位期间完成了许多丰功伟绩,传说她建造了伟大的巴比伦城,领导一支由300万步兵和50万骑兵组成的大军,攻占了亚美尼亚(Arménie)、米堤亚(la Médie)、埃及,一直攻打到印度河(Indus),征服了几乎整个西亚。在哀歌1中,拉贝用约1/4的篇幅讲述了塞弥拉弥斯的故事,尤其强调其女战士的一面:“塞弥拉弥斯,名声显赫的王后/她带领她的大军/将埃塞俄比亚黑人军队击溃/她是军队的楷模/她愤怒的宝剑/喝的是最勇敢敌人的鲜血/她依然想征服/所有的邻国,她对它们开战”(355)。在拉贝所处的16世纪,塞弥拉弥斯女战士形象是反传统的,她是一个有着男人之心的女人,如同圣女贞德。这样的女人只会让大部分男性恐惧而不是仰慕。在男性声音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文化中,女战士形象并不美好。但拉贝却认为塞弥拉弥斯拥有“最高贵的灵魂”(ibid.),值得歌颂。后来塞弥拉弥斯因为爱情放下武器、回归为一个整天在长榻上悲泣的普通女人,拉贝认为这是一种堕落:“你刚强的心为何如此快地堕落/战斗的乐趣无法再让你心动/你现在只在长榻上感伤”(356)。塞弥拉弥斯丧失了如男人般刚强的心,从男性角度来说是一种回归自然和正常。但对秉持女性主义的拉贝来说,塞弥拉弥斯抛弃了自己身上的男性气质,意味着她不再追求个体的两性统一,而是重新回归男女两性的对立,回归男性对女性压迫的等级秩序,这是一种堕落和倒退。

拉贝将自己也描绘成一个女战士,借其他诗人之口颂扬自己的勇气:“疯狂的路易丝/脱下女性柔软的衣裙/她早已厌倦/从西班牙来的坏消息/年轻的法国小姐/参加了佩皮尼昂(Parpignan)保卫战/她对敌人发起攻击/她表现自己的实力/她用自己的长矛/战胜了最勇猛的进攻者/她证明自己/是一位勇敢的骑士”(Labé 1824: 136)。她将自己比作《疯狂奥兰多》中两位非常有名的女战士布莱德梦和玛菲莎,“你应该见过我身穿盔甲/手持长枪,弯弓射箭/我保持战斗的热情/策马飞奔/你也许会将我错认/布莱德梦或罗吉耶洛的妹妹玛菲莎”(363)。布莱德梦和玛菲莎是16世纪流行的传奇故事中的虚构人物。布莱德梦是查理曼阵营中最勇敢的女战士,她“武功和胆识不下于兄

长瑞那多”(亚利欧斯多 2011:11)。玛菲莎也拥有“惊人的力气、矫捷的身手”(同上:125),她在“地中海沿岸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是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令人闻风丧胆的女勇士”(同上)。她们俩都非常勇敢且武艺高强,具有正义感和荣誉感,对爱情忠贞不渝。尤其是布莱德梦,为了营救自己的爱人,不惜进行各种冒险。她们所具有的这些美好品质,通常是人们在骑士文学中赋予男性的品质,她们的男子气概使得她们不同于普通女子。将自己描绘成策马飞奔的女战士,通过布莱德梦和玛菲莎这两个当时流行的文学形象,拉贝赋予自己男性特征。“通过强调一些基本属于男性的完美品质,女战士的形象补全了热恋中女子的肖像”(Martin 1999: 192)——一个阴阳同体的女性形象。

3. 消解两性对立、书写女性声音

拉贝为什么要在《作品集》中塑造这些双性同体形象?客观而言,当时不存在大规模女性主义运动,双性同体也没有形成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因此拉贝或许并未意识到双性同体概念对男女两性二元对立体系的解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品集》中集中出现这些雌雄同体形象是一种偶然,女诗人突出这些形象有其特殊目的。

一方面,双性同体概念消解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强调两者的统一,有利于缓解当时男女两性“战争”的紧张氛围。有学者认为,“拉贝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两性关系十分紧张的时代,19世纪末的历史学家们所采取的‘女性之争’的说法不足以表现这一时代特征;许多与拉贝同时代的人用了‘战争’一词,他们中最正直的人明确指出这是一场男性对女性发起的战争”(Alonso & Viennot 2004: 20)。拉贝在《作品集》中也暗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她在《卷首献辞》中写道:“男性严苛的法律不再阻止女性投身于知识和教育的时刻来临”(281)。作者用“严苛”一词揭示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为了打压女性所采取手段的暴力性。拉贝一方面揭露当时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她一直试图跳出这种对立。她突出一系列双性同体形象,部分目的在于说明男女两性之间并非对立的敌我关系,而是统一的伙伴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女性是男性“家庭和公共事务的伙伴”(282)。除了双性同体形象,她还在《辩论》中将发生矛盾的爱神(代表男性)与疯神(代表女性)设定为朋友,他们一直以来就是“统一并结合在一起”(326)。她反复强调爱神与疯神的统一性,“爱神总是与青春女神的女儿相伴,别无他样”(330),“爱神从未离开疯神的陪伴:也永远不会离开”(348)。拉贝通过爱神与疯神的结合说明哪

怕男性与女性之间确有矛盾,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因为男性与女性天生就是统一体。在《辩论》的最后,朱庇特并没有答应阿波罗的请求,命令疯神远离爱神,而是命令他们“和睦地生活在一起”(349)。于是,《辩论》的最终结局消弭了爱神与疯神之间的对立,让他们统一起来,在爱情中共同进退,“疯神为瞎了眼睛的爱神引路,带他去任何他(她)想去的地方”(ibid.)。达尼埃尔·马尔丹(Daniel Martin)在专著《热恋中女子的符号——<路易丝·拉贝作品集>的布局》中提及拉贝为了统一性所做出的努力,“拉贝努力超越各种性质的简单化对立,为的是宣扬调和、竞争和进步的价值。拉贝让朱庇特作出了具有调和性质的判决就非常具有说服力”(Martin 1999: 121)。总之,面对男性对女性发起的战争,拉贝并没有回之以战斗或暴力,而是通过一系列双性同体形象以及爱神与疯神的统一,表达了两性调和的观点。她从男女两性的对立中看到了统一的可能,并表示两性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女性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除了可以因此获得荣誉之外,我们还将对社会有利,因为这会促使男性在有价值的知识领域投入更多的学习和努力”(282)。尽管她不具备当代女性主义的知识积累,但她坚持男女两性统一从本质上来说是在消解男女两性的对立,从而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等级制度。

另一方面,拉贝借助双性同体概念为其进行道德上的无罪辩护。16世纪的女性提笔著述,追求作家身份并非易事,因为女性的自然角色要求她缄默而不是发声,要求她隐藏自己而不是展露自己。女性进行写作是对她社会角色的一种违背,因此“文学冒险对于女性来说危险重重”(Martin 1999:14)。女性署名出版作品则更加困难,需要面对双重阻力,“学术上的阻力和道德上的阻力”(ibid.:76)。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学术传统反对女性的介入,另一方面是写作和出版作品使得女性成为“公共女性”,这意味着女性作家要面对道德的审判。拉贝在进行创作时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和危险,因此她在《作品集》中采用了诸多策略来保护自己,双性同体形象的刻画就是她所采取的保护手段之一。《作品集》中女战士或萨福背后隐藏着女性作家形象,更进一步说,她们都是拉贝本人在文本中的面具人物。将她们刻画为勇敢、正直、富有才华、融男性与女性气质为一体的女子,是拉贝为所有女性作家进行道德上的无罪辩护。首先,拉贝在《作品集》中颂扬女战士的价值和勇敢,这是对女战士们和她自己的品德给予正面评价:16世纪,“勇敢被视为完全的美德,包括并超越其它所有美德”(Pérouse

et al. 1989: 207)。当时人们认为高贵的要旨在于拥有坚强的心灵与身体,身处险境而不做出丢脸的行为,让自己的对手承认自己的价值。勇敢是人类最值得尊敬的品质,是贵族真正的标准。拉贝通过赋予双性同体的女战士们“勇敢”这一品质,让女战士们成为高贵的人,如同贵族一样,以避免人们从道德上对她们进行攻击。其次,16世纪的男性丑化女性作家形象,认为她们侵犯了男性独享的写作领域,是不男不女的怪物。但在拉贝笔下,不男不女的双性同体状态才是人类初始的完美状态,是作家进行创作的完美状态,就像具有男性气质的萨福一样。最后,拉贝通过正面刻画这些双性同体的女性形象告诉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们:不要害怕男性对女性作家的污蔑,写作并非男性特权,并非只能由那些伟大的男人们来做。那些敢于抗争、勇敢的女性们从现在起就可以执笔,写下女性的心声,发出女性的声音。女性写作并非对男性领域的“僭越”,而是神给女性的馈赠,“他(腓比斯)交付给我的竖琴/曾吟唱着莱斯波斯岛的爱情”(353)。她与萨福一样,是从腓比斯(phebus)手中接过了象征着文学创作的竖琴。拉贝还在《卷首献辞》中对女性发起呼喊,“如果我们中有人足够出类拔萃,能够用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那么她应该细心地去进行创作,接受写作带来的荣誉,用这种荣誉而不是项链、戒指和锦衣华服来装扮自己:因为后者仅供我们使用,并非真正属于我们”(281),她认为只有写作的荣誉才能真正属于女性。四百多年后的西苏也是如此劝导女性,“那你为什么不写呢?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转引自张京媛 1995: 190)。两位伟大女性作家的思想隔着四百多年的时空距离产生了共鸣。

4. 结论

拉贝在《作品集》中从正面刻画了阴阳人、萨福、塞弥拉弥斯、布莱德梦和玛菲莎等雌雄一体的人物形象,并将自己也描绘成英勇善战的女战士。她希望通过这些形象消解两性对立,强调二者统一,为女性作家进行道德上的无罪辩护。在她看来,男性与女性是平等的,女性并非天生低人一等,“女性能够不仅在美貌,而且在知识和德行上与男性媲美,甚至超越男性”(281)。她号召其他女性能够像她一样,“将思想提升到纺锤和锭子之上”(ibid.),即放下作为女性象征的纺锤和锭子,拿起作为男性象征的笔。

拉贝追求男女平等、进行文学创作并署名出版《作品集》,她的行为十分难能可贵。16世纪,虽然“男性严苛的法律不再阻止女性投身于知识和教育”

(ibid.),但这种宽松主要针对贵族阶层的女性。对于出身普通手工艺者家庭的拉贝来说,她追求女性作家身份时依然要面临很大的压力。更为难得的是,当时既不存在女性主义运动背景,也没有女性主义知识积淀,拉贝却本能地利用双性同体概念去颠覆男女两性等级制度,倡导男女两性的统一。她的思想与当代女性主义者有许多共通之处,《作品集》不仅体现出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而且昭示着20世纪关于性别差异和文学主体性的大辩论。

参考文献:

荣格,卡尔·古斯塔夫. 2011.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 徐德林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萨福. 2014. 我看见了爱神[M]. 王命前 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亚利欧斯多,鲁多维奇. 2011. 疯狂的奥兰多[M]. 吴雪卿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京媛. 1995.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Alonso, B. & E. Viennot. 2004. *Louise Labé 2005*[M]. Franc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Étienne.

Derrida, J. 1981. *Position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 Sauvigny, L-E. B. 1773. *Parnasse des Dames*[M]. Paris: Ruault.

Freud, S. 1986.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IX*[M].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Huchon, M. 2005. *Louise Labé, une Créature de Papier*[M]. Genève: Droz.

Jardine, A. & P. Smith. 1987. *Men in Feminism*[M].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Labé, L. 1824. *Euvres de Louise Labé Lionnoize*[M]. Lyon: Dvrand et Perrin.

Labé, L. 1985. *Oeuvres*[C]//K.Berriot & L.Labé. *La Belle Rebelle et le François nouveau*.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81-391.

Lazard, M. 2004. *Louise Labé*[M]. France: Fayard.

Martin, D. 1999. *Signe(s) d'Amante, l'Agencement des Euvres de Louïze Labé Lionnoize*[M]. Paris: Champion.

Mathieu-Castellani, G. 1998. *La Quenouille et la Lyre*[M]. Paris: Librairie José Corti.

Muller, C. M. 1999. Celebrating difference: the self as double in the works of Louise Labé[J]. *Renaissance et Réforme* 23: 59-71.

Pérouse, G.-A., A. Thierry & A. Tourmon. 1989. *L'Homme de Guerre au 16e siècle*[M]. Saint-Étienne: Publication de l'Université.

Senghor, L. S. 1955. *Anthologie des Poètes du X VI siècle*[M]. Paris: Bibliothèque mondiale.

Strachey, J. 1971.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M]. New York: Avon Books.

Sutapa, E. 2009. *Virginia Woolf's A Room of One's Own: Text-Context Criticism*[M]. Kolkata: Books Way.

收稿日期: 2020-01-06

作者简介: 马雪琨, 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 法国文学。

(责任编辑: 付满)